



▲《熊貓計劃》劇照。

《熊貓計劃》兩星足矣

去年最後一季上映的《熊貓計劃》據其官方微博稱以三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收官，這個結果讓我感到意外，因為硬要找一個優點，就是它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熊貓計劃》自上映以來，差評如潮。豆瓣評分雖然勉強停留在三星水準，但翻開評論區，幾乎清一色都是一星的差評。我仔細刷了前幾頁，充斥着「糟糕的演技」、「高中生創作的劇本水平」、「選角失敗，可怕的英文台詞發音」等批評。我對這些批評深感認同，甚至認為豆瓣三星的成績對這部電影來說都有些寬容了：一星給男主的拚搏，一星給還算緊湊的情節，僅此而已。

回憶起觀看這部電影的經歷，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場煎熬，如果不是抱着對喜劇片非常強的信念感很難堅持下去。影片開始十分鐘，在流媒體上觀影的影迷如無意外已經點了關閉去找別的電影看了。應該每個熊貓粉都看得出男女主角抱熊貓寶實「大寶」時沒有重量感的演技，也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足足二十分鐘，喜劇效果為零。

電影開場試圖用可愛的特效和經典的動作場景來吸引觀眾，但這些效果完全淹沒在薄弱的劇情之中。人物毫無深度，對白空洞膚淺，大熒幕把幾個小品演員沒有演技的缺點暴露無遺。即便到了後半段，節奏雖然有所加快，但情節的邏輯漏洞和乏味的角色弧光依然讓人難以投入。這樣的作品能夠賣出三億元票房，靠且僅靠男主的明星光環和前期的市場運作，而不是電影本身的質量。

如果這部電影能給行業帶來一些啟示，那便是：即使有巨大的資金和豪華的陣容以及時下最流行的IP，最終決定一部電影成敗的，仍然是故事的內核。



逢周一見報

新年寄語

今年農曆新年早，公曆一月二十九日就是大年初一了。粗看了下新學期的工作，驚覺從一月到四月，每月都有報告任務，線上線下、校內校外都有，且題目各異，行程緊張。

趁着寒假回國探親，展望一下新年。「秋盡江南草未凋」，坐在陽光燦爛的曬台上遙想二〇二五年，不免回憶起過去一年。因疫情、休假、職務變動，時隔三年後於二〇二四年秋季重返教學崗位，有點戰戰兢兢。好在學生水平齊整，同事合作有效，教學還算順利。春季學期任務更重，不但要教三門課，其中中國網絡文學課還是首次嘗試，必須付出更多心力。但宗教系同事說得好，文科老師吸引學生主要靠推出新課程。就提前註冊的情況來看，學生很棒場，具體操作起來也可借鑒以前的授課經驗。

更重要的是，一場疫情也讓我對研究、教學產生了新想法、新視角。學術研究要深入淺出似乎是老生常談，但近年來我對此的理解又有了深化。對學術能「進得去」，研究務求深刻、全面才是第一步，學者的責任還包括「出得來」，讓更多人了解甚至運用自己的研究發現。文科的成果不必也不能立竿見影、投入生產，但能啟迪思想、感染情感就是大好事。人文學者不該急功近利，但也不用孤高自許。你我皆凡人，必須生活在人世間，也就對這個世界有了牽絆和責任。教學同樣如此，無論學生起點如何，因材施教，有教無類，他們但凡能學到一星半點，乃至發生思維方式的轉變，那我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蛇年將至，與君共勉。願大家都能在自己熱愛的崗位上有成就，有貢獻，有收穫。



逢周一、五見報

吉祥物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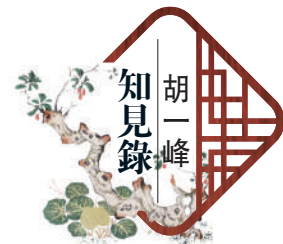
「福娃」，共有五位，都是疊字名，「貝貝」、「晶晶」、「歡歡」、「迎迎」、「妮妮」，諧音「北京歡迎你」。

從語言學上講，疊字能夠體現漢語的音節美。《詩經》中就不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不論是小情小調還是豪邁激越，疊字表達起感情來都更加強烈。比如，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盡訴心境之曲折婉轉；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寓慷慨於

沉鬱之中，再三吟誦，亦興味無窮。生活中的疊字則給人親熱之感。呼小兒名，與小兒談，多用疊字。網友還盛傳，最愛說疊字的是重慶人。蟲子叫蟲蟲兒，餅叫粑粑，箱子叫箱箱……「很可愛有沒有」。

說回吉祥物，二〇二五年央視春晚的吉祥物名為「巳升升」。巳者，蛇也。說實話，在十二生肖中，蛇給人的刻板印象可能是最差的，或因此故，吉祥物取名刻意避「蛇」用「巳」。不過，吉祥物小蛇外貌慈萌。整體造型參考甲骨文「巳」字，眉眼取自四川廣漢三星堆青銅蛇形

器，鼓鼓臉上兩坨腮紅，頭頂還趴着小蝙蝠，蛇的恐怖外觀大大減少。按官方解釋，「巳升升」二字寓意「生生不息」，我倒願其理解為蛇探身昂頭，挺腰升空，健體向上之狀，這更有催人奮進之意。



逢周一、三、五見報

關鍵時刻

的界限，進入了一個充滿未知和挑戰的世界。這樣的轉變象徵一種成長，英雄必須學習「新的規則」，接受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挑戰。同時，英雄也面臨各種測試、試煉，這些經驗成為他蛻變的催化劑，幫助他找到隱藏於自身深處的能力與價值。

「關鍵時刻」可見於各種類型的故事。舉例，推理小說中的偵探英雄可以置身於現代背景，但他們面對的試煉與挑戰，與神話中的英雄並無本質不同。

無論是阿嘉莎·姬絲蒂筆下的白羅，還是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

斯，他們在面對重大案件時，也有其關鍵時刻。他們可能會被下毒，或遭遇親密夥伴的背叛，又或目睹最信任的助手殞命。這些關鍵時刻，不只是为了在情節上解謎或抓捕兇手，而是為了使故事的主角在性格與能力上更趨完整。

「關鍵時刻」通常出現在故事的第二幕，它是英雄的「災難」，是一個主角命運的低谷，也是故事張力最高的地方。有時候，關鍵時刻所帶來的改變，不在於主角個人能力的成長，而是表現於他們與周圍世界的互動，以至於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某些價

值觀需要重新審視。於是，我們又明白到，「關鍵時刻」正是主角將要步入正軌的前設，也就是說，關鍵時刻既是主角的深淵，也是象徵他的「死而復生」。這再一次提醒我們，故事，像極了人生。



逢周一、五見報

《阿茜的誇啦啦救國夢》

《聖女貞德》改編為現代劇場。

毛氏近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最新製作的《阿茜的誇啦啦救國夢》，同樣以阿茜為主線人物，再度將現代戲劇與傳統戲曲跨界融合。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舞台上裝置了硬件式布景，演區零散地放置一些桌椅及集運箱，場景成為高老闆的客棧。劇情主要講述日軍侵華期間，有些平民百姓為求自保而不顧他人死活，小女工阿茜卻想幫助難民解決溫飽，於是設法與高老闆及高老太周

旋。全劇以話劇對白交代劇情，阿茜的想像世界則是戲曲粵劇，不論阿茜幻變的楊排風，以及高老闆化身的楊元帥，還有戲中戲的少年英雄，各角色都英姿颯爽，唱做俱佳。

毛氏運用西方戲劇技巧，塑造獨特的角色形象和心態，並以戲曲手段將角色分為外與內的形態，轉折間流露角色的矛盾和躊躇。例如劇中的宋市長，本想協助救國，卻是有心無力；宋市長換上戲裝幻化為戲曲的宋帝，唱腔造手流露無人能救國的哀怨，更能彰顯角色的深化情緒。全劇

的對白和唱曲參半，現場聽到的音樂明顯以「降線」伴奏，即是並非粵劇通行的C大調，楊排風的唱腔介乎子喉與流行曲之間，看來是想在戲劇與戲曲之間作出平衡。期望《阿》劇日後能足本上演，進一步滿足觀眾需求。



逢周一、二、三見報

十大樂聞揭曉(下)

以美聲唱法錄演多首藝術歌曲。一九七九年與鋼琴家夫人劉蘭生移居香港，活躍於音樂界，一九八八年香港藝術節參與香港中樂團演出。當年一起演出的春天合唱團，創辦人之一鄒貞貞亦於去年離世，這位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聲樂家在港積極推動聲樂藝術，也是一九八七年成立的香港合唱團協會主要成員之一。

初選樂聞中沒進入最後二十條，比較意外落選的一條是「香港歌劇之

父」盧景文獲任香港藝術節執行委員會主席（見附圖）。這是該節自一九七三年成立以來，首次由內行管內行，而非由商界大亨擔任主席，因此意義甚大。另一條值得關注樂聞是「明儀合唱團成立六十周年」，其實提名原文提及該團首次不獲政府資助。那句可能才是更大的樂聞。

至於未獲足夠票數成為最後十大樂聞的其他候選二十條，其中香港中樂團第四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因疫情

橫跨四載，終於圓滿閉幕竟位列十七。京港首張唱片製作也只列十八。最大意外是樂評前輩周凡夫「環保胡琴」遺作《弦起》只排列十二。這是關於國家樂器改革千秋大業的首部專著，十大不入，頗費煞思量。



逢周一見報

刷牙時間

一個人每天的時間大致可切割為幾塊，有睡覺、上班這樣多個小時做一件事的大塊時間，也有幾十分鐘去乘車、吃飯、運動、讀書的小塊時間，倘再細看，還有每次三分鐘刷牙的更小塊時間。刷牙的三分鐘，和一天二十四小時比起來很短，相較十幾秒的百米衝刺又很長；上班起床晚了，覺得用三分鐘刷牙真耽誤時間，而到了周末早上，懶洋洋地多刷上兩分鐘，也覺得時間不急。

三分鐘刷牙，有的人專注一事，刷牙時間就只刷牙，其他什麼也不想，有的人則是「下雨天打鞋子」閒着也是閒着，不如同時做點其他事，例如聽音樂，看講座回放，或騰出一隻手刷網絡短視頻，這樣刷牙就不再枯燥。

近幾日對刷牙時間突然感興趣，便琢磨它還可以有哪些新用途。想到用途一，日常性格偏急切，刷牙對我便是磨煉心性的好方式，以前經常「三下五除二」風風火火，以後能不

能「慢工出細活」有意地慢下來？用途二，記憶力逐漸退化，話經常在口邊而想不起來，能否在這三分鐘裏背幾句詩來強化記憶，比如現在冰天雪地，梅花競綻，除了「窗含西嶺千秋雪」「牆角數枝梅」還有哪些分別帶「雪」和「梅」字的詩？想不起來沒關係，刷完牙趕緊查。

刷牙時往往比其他時間更放鬆，許多新奇想法和思路會突然冒出來，利用好，枯燥的時間就能變成「黃金三分鐘」。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曾透露，他的不少有趣的想法就是在刷牙的時候冒出來的。為此，一個牙膏公司還詢問他是否可以刷牙和思考的關係用在廣告上。



逢周一見報

《王者天下》與《火鳳燎原》

二〇二四年日本票房第一的真人電影，居然是以中國戰國歷史為背景的。剛知道這個消息時，我相當震驚，自己居然從未聽說過。上網找找資料，發現事情越發有趣了：二〇二四年，日本的電影票房排行榜前兩名分別被兩部動畫電影《名偵探柯南：100萬美元的五稜星》和《排球少年！！垃圾場的決戰》佔據，而第三名則是前文提到的真人電影《王者天下4：大將軍的歸來》。《王者天下》系列的前三部分別在二〇一九、二〇二二和二〇二三年推出，均斬獲當年日本真人演出電影票房桂冠，再加上二〇二四年這部，是名副其實的「四連冠」，失敬失敬。

電影改編自漫畫家原泰久從二〇〇六年起連載的漫畫《戰國英雄》。雖然的確是由真人出演，但無論是從情節鋪排、動作設計還是人物造型來看，《王者

天下》都瀰漫着濃重的漫畫感。只需看一分鐘就會明白，作者其實借用了中國戰國末期秦滅六國這一既恢弘又混沌的亂世為舞台，將嬴政、呂不韋、李牧等等歷史人物化作「NPC」，講述了一個內核很「中二」的熱血故事。

其實，香港也有自己的《戰國英雄》——漫畫家陳某以三國為舞台的《火鳳燎原》相比之下毫不遜色，其思想深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其將金庸的武俠作品一改再改，為什麼不嘗試將《火鳳燎原》搬上大銀幕呢？



逢周一、三見報